

桐君游

叶梓

一
不得不说，在我真正抵达桐君山之前，早就听闻它的大名了。

四十年前，父亲开过一间小小的中药房，因此我从小就对中药材不陌生。后来，恰好在杭州生活过几年，也逛过一些周边的山山水水，所以，我对有着“药祖圣地”之称的桐君山有着一一种别样的亲切，甚至在我心中桐君山就是一座神圣的大山。我在2024年的春天登临富春江与分水江交汇处的这座小山时，一下子被它的迷人景致所吸引。两水交汇之处，一峰突兀，似翠玉浮水，也许，这正是它亦称“小金山”“浮玉山”的真正缘由吧。

一入山门，经过一座四柱三门的牌坊，迎接我的是一组桐君老人的大型浮雕。桐君究竟是何人呢？相传，早在四千多年前，一位老人来到这座长满了桐树的山上，结庐采药，为人治病。他不仅医术高明，还分文不取，当地人甚是感激，问其姓名，他总是指身身旁的桐树，笑而不答。于是，人们尊称他为“桐君”，意指桐树下的君子，饱含赞美之意。这座山也就称为“桐君山”，山下的小镇也称为“桐庐”——这也就是桐庐县名的由来。栩栩如生的浮雕，就是用三段故事复原这段传说。第一个故事是驻足东山，结庐采药；第二个故事是指桐为姓，悬壶济世；第三个故事则是定三品药性、创处方格律。

尽管桐君老人也曾出现在文献里，但究竟生活于哪个时代，又是说法纷披，莫衷一是。无论如何，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传说中的桐君老人成就了一座城，也成就了一座山。

城，是桐庐。
山，是桐君山。

二
然而，我们也要记住那册《桐君采药录》。

传说中的桐君，被尊为“中药鼻祖”，撰写了《桐君采药录》。遗憾的是，此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消失了，散落于各类典籍当中，零星，琐碎，不似《本草纲目》那样系统而完整。但是，通过梳理各类古籍里的简要内容和现存佚文，仍能窥其概貌。第一部分是药物部分，记录药物365种，并分为上品、中品和下品3类，还分别记录了每种药物的性味、采收时令以及必要的加工方法。第二部分是方剂，提供了一些简易的医疗方剂。《桐君采药录》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制药学专著，它问世的那个时代，人们对药物的利用还停留在取自天然的动物、植物及矿物的原始阶段，无需进行复杂的化学处理和繁琐的机械加工工序，因此，药物学界一直认为，桐君老人所提供的这些辨识药材的最基础的方法，是真正的“采药”，为中国的药物学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在后来历朝历代的药学典籍里，都能读到与《桐君采药录》有关的记录。

比如，三国时期的《吴普本草》，有41条引用了《桐君采药录》的内容。比如，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编撰的《本草经集注》里，也介绍了《桐君采药录》的内容。再比如，明代的李时珍在三易其稿的《本草纲目》里不仅介绍了《桐君采药录》，还对多达46种的药物条目加以引用，更是对桐君老人特别做了解释：桐君，黄帝时臣也，书《桐君采药录》二卷，记其花

叶形色，今已不传。

凡此种种，无不证明这样一个事实，桐君老人毫无愧色地担承担起中国历史上的“药祖”角色。

三

每一座山，都有自己的灵魂。桐君山的灵魂，自然是桐君老人。在富春江畔的这座小山上，处处能和桐君有关的景观相遇，或碑，或亭，或祠，仿佛他穿越了时间的长廊，一直存活在桐君山上。

药祖圣地碑。“药祖圣地”四个大字，遒劲有力。碑的背面有一段文字，可谓言简意赅：桐君采药求道，结庐炼丹，止于是山。桐君识草木金石性味，定三品药物，创君臣佐使之经，撰《药性》及《桐君采药录》，人得以永年，乃中医药始祖。其中，盟，渐瀚，这些陌生的词汇我都是第一次见，倘若不来桐君山，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了解它们的意义。

“赞桐君”石碑。此碑系南京中医学院教授吴贻谷于1990年撰文并书写，碑文计80字，表达了对桐君的敬仰之情：上古先哲，聿有桐君，良医良相，辅弼垂芬。明堂问答，经典遗文，结庐修炼，丹鼎氤氲，洞悉草木，三品区分，花叶形色，精究详诊，味辨甘苦，性识寒温，书成药录，鸿雪留痕。斯人涉渺，史迹长存，心香一瓣，百代朝尊。

桐君祠。祠，始建于北宋，由桐庐县令许由仪所建，祠内也有桐君老人的画像，差不多到了元代末年，遭兵燹之灾，荡然无存。再后来，历经明清和民国时期多次重修，现在所见的祠堂的概貌是1981年重修的。祠的正上方，高悬的匾额上书“桐君祠”三字，系桐庐籍著名画家叶浅予先生所写。祠堂正中，是桐君塑像，慈眉善目，笑容可掬。在桐君老人的两边，有一组历代名医的雕塑群像，计十一位，分别是岐伯、扁鹊、皇甫谧、陶弘景、张仲景、华佗、葛洪、孙思邈、王惟一、李时珍、王清任——每一个名字，都是中国医药史上星光熠熠的重要人物。

别有意味的是，桐君隐居于斯，结庐采药，同时也拉开了桐庐历史上隐逸之风的大幕。尽管桐君是一个传说中的远古人物，在正统的隐逸史也找不到他的位置，甚至连《后汉书》的《逸民列传》也将其忽略不计，但自他以后，桐庐的文化底色里多了一份隐逸之风。打开一部桐庐史，就能列出一个长长的人物名单：范蠡、严子陵、许迈、黄公望、刘伯温……

在桐君山上，我想起了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里的结尾之词：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这样的敬畏之词，说的何尝又不是桐君老人呢？

四

北有神农，南有桐君。桐君作为浙派中医的旗帜性人物，让中药文化成为小城桐庐最为深远的文脉基石之一。事实上，典籍里就有不少关于桐庐中药、药店的史料记载。清朝康熙二十二年和光绪二年(1876年)的《桐庐县志》中，分别记载了地方药材品种多达50种和67种。而且，桐庐中药材以道地质优而著称，在1929年的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上，桐庐选送的茯苓、木瓜、五倍子和玉竹就获得中药材一等奖。除此之外，山茱萸、黄精、半夏、覆盆子、贯众等十几种桐庐地

产药材也是名扬江南。

无独有偶，桐君山上阁楼式的药祖殿，以前曾设“四方药局”，四川的桐君阁制药厂、杭州的胡庆余堂、杭州第二中药厂、杭州民生药厂等四大药厂曾在此联合设点销售中草药。而我在桐君山的一日游里，总能和或熟悉或陌生的中草药相遇。导游小俞介绍说，最近几年，桐君山持续引进不少珍贵药材进行种植，旨在打造名副其实的“药山”。

我也记下来了它们的名字：

麦冬；
板蓝；
黄金菊；
竹根七；
贯众。
……

见到贯众时，我跟同行的安徽作家储劲松聊起一则有趣的往事。在我的家乡，老人们指责孩子笨手笨脚时，经常会这样说：你的头像贯众一样。彼时，我不知贯众为何物，更不知它就是一味能够驱虫清热的中草药。桐君山设有一个别有洞天展厅，不仅展出十二位医药学家的简略事迹，还有一个闻香识药的互相转盘，在这里我才见识了贯众的模样，全体呈圆锥形，甚至有点像凤梨的样子。就在这里，我瞬间也理解了家乡的民间语言是多么智慧和形象啊。其实，中医药文化的展示和体验，是桐君山最近几年举办得如火如荼的一件事，通过中草药蓝晒、微盆景制作、登高识药论茶香等各类活动，向更多的人介绍和普及中药文化。也难怪，桐君传统中药文化于2021年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在桐君山上，从富春江吹来的春风告诉我，桐庐城里有一家桐君中医药文化博物馆，里面还有一个古法中药炮制传承基地。

五

山有灵。
江有魂。

灵与魂之间，不能少了一座塔。桐君山上的白塔，就在桐君祠的边上，如今已是桐庐城的标志性建筑。塔是七级实心塔，塔身六面，据说供奉着18尊佛像。我细数半天，也没数清。白塔最早建于何时，已无考证，但据《桐君县志》记载，宋景定元年(1260年)曾修过，明清时期也修过，最近一次维修是在2005年。以前，桐庐曾有三座古塔，分别是安乐塔、圆通塔和桐君塔，三塔之间的距离刚好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不知这算不算城市建筑美学的一部分呢。可惜，安乐塔和圆通塔已毁，现在仅剩桐君塔，在桐君山上孤独而坚韧地见证着一座小城的沧桑巨变。

塔身下，嵌一碑，碑文如下：

桐君塔，始建年代无考。宋景定元年重修后数遭雷击，曾屡圮屡修。北宋范仲淹诗：钟响三山塔，潮平七里滩，盖指桐君、安乐、圆通三塔。桐君塔瞰江挺秀于今独立，当非偶然。为维护境内名胜古迹，爰于公元一九八一年夏拨款修葺。是为志。

桐庐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一年九月立
六

在绿意葱茏的桐君山，总能与一方摩崖石刻不期而遇。掩映于青苔间的那一行斑驳文字，在经历了或长或短的时光之后，集体见证了一座山的厚重文脉与悠久历史。

行色固然匆匆，但还是记下了偏爱的几方，略记如下：

唐代贞元桐庐县令刘文会题记。在山之东麓的滨水悬崖上，楷书，系桐庐县令刘文会、主簿李青霞、进士张季昌游览题记。整个桐庐，存世的唐代石刻也并不多，因此，这一方石刻虽然只是简单地记录了人名，仍显得弥足珍贵。

避雨县。在合江亭边，隶书。其岩下可避风雨，故有“避雨县”之名。大抵，“县”或为“岩”的通假吧，不然的话，一块石崖之下怎能谓之县呢。更有趣的是，此石刻无书者，亦无年月，仿佛一宗留在桐君山上的谜案。我一边辨认，一边在想，当年如此命名的人是碰到了一场秋雨，还是一场春雨呢。我亦有非分之想，倘若此刻有一场雨，一定要栖身其间，感受一番古人的风雅与浪漫。

有石岿岿，有水潺潺；仲坚到此，勒名而还。如果翻译过来，此句的大至意思是，桐君山上，山石峭拔险峻，而山下江水缓缓流动，仲坚来到这里刻下名字后兴尽而返。其实，这和当代有些好事者在某地写下“某某到此一游”的意思差不多，但古人真风雅啊，把到此一游写得这么文采斐然。后来，查资料知道，此人正是民国时爱国志士查人伟。查人伟(1887年~1949年)字仲坚，浙江海宁人，曾参加过辛亥革命，1916年曾任桐庐专审员，相当于现在法院的高级法官。

依稀记得，还见到了十来方摩崖石刻。后悔的是，没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但这并不会改变我对桐君山的另一种认知：它就是富春江畔一座小小的摩崖石刻博物馆啊。

七

一座山，倘若无亭，总觉得少点什么。好在桐君山上也有亭。有桐君亭，有四望亭，也有凤凰亭。桐君亭柱上的楹联，是“夺得一江风月处，至今不许别人分”，这句话出自明代诗人孙纲的《桐君》一诗——如果荡开一笔的话，在桐君山沿江的石壁上就有一处孙纲诗题壁，刻的正是此诗，浙江省博物馆也藏有此诗的拓片。四望亭的角度，极佳，有一览江水无余的优势，两座大桥也尽收眼底。而凤凰亭的别致，不仅仅在于木质结构，更在于对面的山就是凤凰山，山因“形如凤势如飞”而得名，亭又因山而名，万事万物之间所隐藏的美好关系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

但我更喜欢合江亭。

南宋诗人范成大写《吴船录》，就是从天府之国的合江亭出发时动笔的。几年前，我曾寻访过这条漫长水路，所以，对始发地合江亭情有独钟。未曾料到，在桐君山上也与一座合江亭不期而遇。这里的“合江”，显然是富春江与分水江的汇合之意。亭上有联，甚是仗仗：

水合双江急，山穷百窍深。

这是宋代诗人曾黯《散策》里的句子。但我觉着，百窍，不如百粤有意境。确实，有的版本里此处是百粤——百粤，通百越，这里本来就是古越人生活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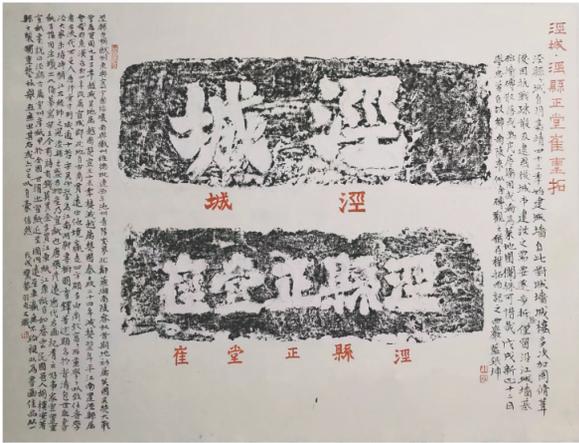
经过合江亭时，天空飘起微雨。这春雨仿佛是在送别——因为离开合江亭，出得山门，桐君山将是我记忆里的一部分，我也不知道何时与它有一场故人一般的重逢呢。

兰石斋杂记(十五)

题跋二则

蓝银坤

泾城、泾县正堂崔、光绪二十八年城墙砖合拓记



泾县，古称猷州，东与宣州、宁国接壤；南与徽州、旌德毗邻；西与池州、青阳交界；北邻芜湖、南陵。春秋时期，地属吴国，吴越大战，越灭吴，地属越国；楚宣王十五年，楚灭越，属楚国；秦王政二十四年灭楚，翌年，平江南，置泾县，属会稽郡；东汉永和四年改属宣城郡。此地自古“商贾远出他境，赢走四方”，颇多由商致富，富而重学，学以致仕者。学者名流，代不乏人。唐许棠才列“咸通十哲”；宋吴份誉为“江南两脚书橱”；明查铎著述显名于时；清包世臣为书法大家；朱琦时称江左经师之冠。盛名之物产，宣纸也！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有云：“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

写。”宋王令有诗曰：“有钱莫买金，多买江东纸，江东纸白如春云。”民国胡朴安著《宣纸说》言：“泾县古属宣州，产纸甲于全国，世谓之宣纸。近至国内，远至东瀛，无不珍视之，以为书画佳品。”“然以一县之制，独重艺林，举世无出其右，或亦足以自豪。”

县城自明嘉靖四十三年始建城墙，自此对城墙、城楼屡有加固修葺，后因抗战疏散民众及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建设之需，逐步拆除，仅留沿江城墙基础。墙砖散落，或为民居墙用或沦为菜地围栏，殊可惜哉！戊戌新政，学志弟自故乡南陵来，赠余此三砖，观之颇存朴意，拓而存之，并记缘起耶！

一夜吹香过石桥(题黄学忠拓乾隆七年“碧溪桥”卷)



徽之南陵烟墩霞里村碧山，传唐天宝十年黄姓乡绅于村口建桥以利乡民进出，时李白途经，询缘起，遂取桥名曰“碧溪”，且诗云：“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此虽为民间口传，然太白另诗《南陵别儿童入京》足证太白与南陵之缘匪浅也。

沧海桑田，桥也数圮，至清乾隆七年本村汪世德重修且刻字于石，距今亦近三百年焉！碧山，学志弟世居地也！其好古敏学，每与余言其故乡胜景，则欣欣于表，收旧罗史，每有所得则示余同研，今拓“碧溪桥”三字恐亦首拓之迹也，见而欣题并补景以期他日胜地一游也。

母亲的“糊麦衣”

章维勇

在儿时的记忆里，最喜欢吃的是母亲的“糊麦衣”。

糊麦衣是家乡的一种小吃。记得每当麦收时节，母亲将田里收获来的小麦晒干，然后挑到村里的小作坊碾成粉，再挑回来的便是雪白软糯的面粉，这便是制作糊麦衣的原料了。我时常会跟着母亲一起去碾麦粉，那刚从碾粉机的“嘴巴”里吐出来的面粉雪白白的，手捧一抔，细腻而温暖，还散发着麦香，箩筐里白白、粘粘的面粉给了我童年无限的遐想。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们兄妹几个就巴望着母亲做糊麦衣吃。

现在想来那糊麦衣可真是一道美食。快到吃饭的时间，母亲用瓷碗把面粉舀进脸盆里，倒入适量的清水搅拌均匀，搅成糊状(水量的控制很重要，太浓稠或者太稀烂都不行)，再加入一点盐，就可以烹制糊麦衣了。我不会做糊麦衣，但给母亲打下手还行，我的任务就是坐在灶后生火添柴。你可别小看这烧火的活，烹制糊麦衣的时候它还是有技术含量的。火小了自然不行，可是火势太旺了，也容易焦糊，而且要随着烹制的进度调节火候。所以火候的把控真当不容易，好在我在母亲的几番指导下到底还是有些经验

了。比如，火生起来之后，柴不能放太多，开始烹制时灶膛里控制在两根即可，等到半成熟时就撤掉一根或用小铁锹压制一下火候。母亲先在锅里倒入一小勺菜籽油，再把面粉倒入热锅中，迅速用铲子把它向四周薄薄均匀地摊开。等到快熟的时候，加入事先打好的鸡蛋、葱(鸡蛋和葱也可调入面糊里)，快起锅时添加一小勺熟菜油，再放些许盐后就可以起锅了。起锅时，母亲常常把它卷成筒状，便于拿捏。这样，一卷薄薄脆脆、香喷喷、黄灿灿的糊麦衣就做好了。当然，一般都是让两个妹妹先吃。母亲有时还会把它烤得酥脆一些，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味道更香。那时不像现在有色拉、番茄酱等很多品种的酱料，一般不放调料就很好吃了，要放最多放点黄豆酱。吃着这么美味的糊麦衣，感觉自己真的好幸福好幸福。

麦收的季节，母亲会变着法子满足我们的口福。除了糊麦衣，她做的烧饼、面包、手工擀面，还有“田鸡馃”，都是一道道美味，至今想来还让我唇齿留香呢。

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美食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可美好的东西总是让我念念不忘，糊麦衣尤其使我陶醉其中。

老街的尽头是富春江
当年下了渡船的我
初识茶楼，初识老字号，初识繁华
乡村小丫丫头，品读春风沉醉
岁月顺流而下
带走市井的烟火
落叶浅了，风景短了
是铃木，不再轻易歌唱
过往的历史，已然落地生根
滋养路途的光亮
土地让给树木的部分
拐个弯，会赠送蔚蓝色的天空
今天的南风鼓足勇气
小草盈盈，绿意葱茏
今天的街角生动：
我听见朗朗读书声

老街

刘叶屏

你说小满正好
一江春水聚着两地诗
这头和那头都有欢喜
圈起唐时风花，圈起宋时雪月
圈起情浓，圈起意长

东门渡

刘叶屏

东风在东门渡口散
汽笛声淡淡
我们在岸边发呆
允许一点诗意发芽，抽枝，展叶……
流水，蹚过曾经的繁华
慢慢到达对岸
不必在意一艘船空
河床会保留原有的事物
浪花不多不少
一尾鱼藏在一团白云下
柳枝舞动
没有那么冷，没有那么热